

某树、宁昼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

类型文学中的人文关怀

□张 瑞

《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是由上海烛龙发行的系列角色扮演类电子游戏系列的第一部，2010年7月10日起在中国内地发售，2010年底销量达到50万张，成为国内单机游戏“三剑”之一。2012年，由某树、宁昼执笔，根据游戏剧情改写为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2012年8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视剧《古剑奇谭》于2014年7月2日在湖南卫视首播，在CSM50城1-8卫视及电视剧排名榜中位居第二。

这个从电子游戏中生发出来的故事，尤其在广大受众中的高度影响力和接受度，横跨电子、网络、小说、影视及周边其他衍生品，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跨媒介文化现象中颇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仔细考察其原因，虽然各种媒体有其不同的魅力之处，但不难看出，游戏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小说、电视剧中的剧情、人物设定中体现出富有情感美的人文关怀，是其成功必不可少核心因素。本文中所称的《古剑奇谭》，是指包括游戏、小说、电视剧在内共享的基本叙事内容。

故事背景来自于中国古代神话。上古时期，祝融取瑶山之木制成三把琴，其中最爱凤来琴，并请女娲以法术为其赋形使成人身，名为太子长琴。后天界发生战争，太子长琴因错致不周山倾塌，被毁去仙体，贬入凡间令其投胎。因念故友在瑶山徘徊时，三魂七魄中的一魂三魄被人铸剑师引入焚寂剑，后在紧急情况下又被人从焚寂剑中引出，封印在百里屠苏体内。太子长琴剩余的二魂三魄无法转世投胎，只能不断侵入人或动物的身体作为寓所，魂魄之力逐渐衰弱，直到最后一世成为名叫欧阳少恭之人。屠苏因身负剑灵，不断要控制它对自身意志的侵蚀，而少恭则认为上天惩罚不公，指望从屠苏体内引出魂魄，并想方设法寻找不死之术，逆天改命，不惜牺牲他人性命。在风晴雪、方兰生、襄铃等朋友的帮助下，经历种种坎坷，屠苏终于战胜了少恭，制止了他的疯狂之举，但也与少恭一同走向生命的终点。

■看小说

艾玛《远大的前程》难以“得底”的命运

短篇小说《远大的前程》(《江南》2014年第2期)中，双胞胎于小松和于小柏的母亲没有名字，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13岁以上被人贩子辗转卖到小竹村，14岁便懵懵懂懂做了母亲——这个悲惨的故事，因为充盈着蓬勃的母性和母爱，被艾玛写得温婉动人。

小松小柏满月时，父亲给了母亲10元钱，让她“去街上要要”，其实就是放她走。可她却把钱给了算命先生李安世，算命先生告诉她，她的儿子这辈子“吉星高照、前程远大”，但“官煞稍重”，只要“父母双全”便可“得底”。于是，她“像入睡的人突然被叫醒”般，意识到自己是“有两个儿子的人了”，便一路狂奔回到于家。冬去春来，小松、小柏的奶奶和父亲先后去世，勤劳善良的她用卖羊的钱买来“漆得油黑锃亮的棺材”，为他们体面地送了葬，凭着一己之力把兄弟俩养育成人，使他们长得“像健壮的小伙”。为了“得底”，她听从李安世的方法，让兄弟俩拜了门前的大樟树为干爹，“小松小柏又成了父母双全的人”。孩子们长大了，无论小竹村在她的眼里有多么好，也阻挡不了他们“去到又远又陌生的城市”。母亲买了手机，却依旧等不来他们的电话。她偶然看到的一个场景，揭开了“命运”那不可预料的狰狞面目：警察带着犯人前来指认现场，一个年轻人被这个杀人犯“牵牲口一样牵来杀了”。她一下子明白，单是叮嘱小松、小柏“不准卖肾、不准下井”和“收好身份证”这几句话，是远远无法庇佑他们“前程远大”的。

蔡东《我们的塔希提》青春的骄傲与代价

蔡东的文字纯净典雅，有一种难得的从容、历练和沉稳。最可贵的是，她的写作祛除了各种“架势”和姿态。在当下，这样诚实自信的表达和诉说，已成为小说创作中的稀缺品质。

在蔡东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塔希提》(《收获》2014年第5期)中，春丽、麦斯和高阳不约而同地遭遇了人生中“可能会延续很长时期的闷局”，这“闷局”与“成功”无涉，也无关物质生活的匮乏，只是因为他们不满于既成的、被世人的眼光和观念规划的、“称斤论两”的人生。麦斯想要的是平稳的、“越走越窄”但却也“越走越僻静”的生活，她要的“奢华”仅仅是周二加个班、换取周五一整天的自由，由此“轻易地感受宁静和幸福”；春丽辞去公职南下深圳写作，只是不愿为他人的希望“按写好的剧本一集一集往下演”自己的人生；麦斯的丈夫高阳离家出走，“看了一天的水鸟和大雁，做了一天义工”，想要找到“把自己在世界上删掉掉的快感”，在婚后一直上锁的抽屉里，锁着他的一台“小小的，得让人心疼”的玩具望远镜……三个年轻人共同面对着那个“睿智英明、三韬六略，掌握了绝对真理”、又仿佛天遣一般冰冷的忠告：你一定会后悔的。他们表面上去或保守或激烈或庸碌，却都试图通过“旧、老套、熟腻”的生活常规，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反抗和努力。面对这样的精神困局，小说无法给出光明圆满的结局：“我们的塔希提”也许依然遥远、原始、虚幻，却是令人向往的永远的“芳香的土地”。(刘凤阳)

文学评论

一部翻译作品的创造性

——评王家湘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

□罗选民

tle was about to erupt between her sisiter, Jane, and her jive-time husband Ernie. That is the lyingest nigger on earth. Uncle Bill had said. He did lie a lot. There was the time that he unvieled all the trophies he had won in his hometown in Ohio, where he had been a great athlete. How impressed everybody had been——until the man who owned the local trophy store asked Uncle Bob just what Ernie was going to do with all those awards he had bought. (P76)

卡罗琳留下了三个很小的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场巨大的监护权官司即将在她姐姐简和她花言巧语的丈夫厄尔尼之间展开。比尔姑父说过，那是世界上最谎话连篇的黑鬼。他确实撒了不少谎。有一次，他展示了他在俄亥俄州老家获得的所有奖品，他在那儿是个伟大的运动员。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我们当地奖品店的老板问鲍勃伯父，到底厄尔尼要拿他买的那么多奖品做什么用。(P64)

原文由5个英文句子构成，中译文亦同，可谓是地地道道字从句比的翻译。然而，两种文字的转换没有给译文留下间隙或生硬的痕迹，一切都那么自然。译文就像给外国电影演员配音，不但做到了语言铿锵有力，而且还做到了与演员的嘴型吻合。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下功夫的。王家湘的翻译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如果不是因为译文中不时出现外国人名我的话，读者会觉得是在听一段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该段叙述的最后一句说明大家都被厄尔尼骗过，而且是被深深地骗过。就这样，译者以不经意的方式再现了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客观地说，译文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鲜明特征。

让我们再看看译者是如何保持原作风格的：

As I said, there's just not a lot to do in a small town. And most people there never did mind too much about fornication as a sin, or getting pregnant out of wedlock.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everyone had a healthy, or satisfying, sex life. It is only to say that just about everyone seemed to be sleeping with somebody, or at least that just about everyone spent lots and lots of time talking about sleeping with somebody. (P57)

如我所说，在一个小镇子里，就是没有很多可干的事情。那里的大多数人对通奸从来就不太在意，没有看作是罪恶的事情，也不在意婚外怀孕。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健康或满意的性生活，只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把大量的时间在谈论和别人睡觉的事情上。(P48-49)

通过细读译文和比较原文，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尽量靠近原文的风格，不修饰、不超越，力争做到恰如其分。作者不会将黑人直来直去的话语翻译成温尔文雅的白人话语，口头语也绝不会翻译成文绉绉的书面语。除了衔接性强、语气贯通外，译文还保持了原文的句式

■短 评

俗中有妙趣

——读蔡世平的《南园词》

□王久辛

心灵化并不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创作心理的自然活动。推动这个活动的是诗人对生活的发现以及表达的欲望。更直白地说，还是关乎那个永远绕不过去的感情问题。所谓的长歌当哭、喜极而泣、悲从中来、乐极生悲，不都是大悲悯、大悲辛造就的大志向、大气象吗？

不过，“大”并不是漫天神游，而恰恰是入微进小。古往今来，那些优秀的诗词，大多是远离大而亲近小，要小中见大而不是大中见小。“一园红豆，二丛白果，三架黄瓜”，在蔡世平的笔下是“梦里那多蓝雨”下的最美的风光。他在这里

■链 接

作者简介：

某树：本名邵芸，上海烛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划总监，任网络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剧情设计、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故事设计。

宁昼：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执笔。曾任幻想类月刊《幻想1+1》文学编辑、幻想言情志《流光纪》主编、幻想类月刊《九州志》版权总监。担任北京九州天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著有作品《九州萤火》。

网友评论：

整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在说舍与得的取舍。每个人都在其中纠结。屠苏也想和晴雪远走天涯、行侠仗义吧？但是他不能，他只有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苍生，正因为他不想和自己心爱的襄铃在一起？但是他不能，只有在今生完成前世的未了缘，将这一魂一魄还给主人。

——网友大白牙狂热《我愿意代替他的双眼》

（少恭自分魂之日起，就当顺其自然而灰飞烟灭）……之所以不肯如此，一定要受尽苦痛选择夺取他人性命来渡魂，必是因此时的心中已经深种怨念。种孽因，得孽果，他选择渡魂，就必须承受由此而来的孤独和痛苦。怨念不泯，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网友魔圆和小炎《观〈古剑〉》

“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开心，还有许多东西比这更加重要，像是责任，像是担当。”

兰生担起了还前世债的责任，而今生欠下襄铃的情债，兰生你又何时来还……心痛的一瞬间，襄铃长大了……她平静地接受了兰生的决定，虽然她刚刚明白什么是爱，虽然她刚刚意识到自己爱兰生，虽然听到这个消息她的心好痛好痛……襄铃轻轻地眨着眼睛，强作笑颜，只是笑容那样短暂……取而代之的是悲伤与无奈……当视角转向闭着眼睛的襄铃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压抑已久的泪水……

——网友catcat520《初恋，遗憾而美丽》

虽然被有的人称之为“第八艺术”，但游戏向来是一种被低估的艺术形式，人们也往往忽视了游戏内部所具有的那些打动人心的力量。游戏与文学的主动结合，恰恰能够让人们忽略掉“多余”的元素而去关注故事的内核，进而发现游戏的真正魅力所在。

——网友落叶叶张《〈琴心剑魄〉的哀伤独白》

■链 接

虽然被有的人称之为“第八艺术”，但游戏向来是一种被低估的艺术形式，人们也往往忽视了游戏内部所具有的那些打动人心的力量。游戏与文学的主动结合，恰恰能够让人们忽略掉“多余”的元素而去关注故事的内核，进而发现游戏的真正魅力所在。

——网友落叶叶张《〈琴心剑魄〉的哀伤独白》

特点和用词的特点，尽量使用平凡而实在的词汇，重复使用中心词，如“性生活”、“睡觉”。这样的语言风格才能真实地向读者展示黑人的文化，还原他们真实的生活画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译者属于学院派，但她的翻译并不死板，必要时，译者会根据原文的语境，让翻译达到功能对等，这尤其表现在标题翻译之中，其中不少是根据章节的意义来处理的，译文标题起到了提纲挈领的效果。如第四部分的标题“Saved”被翻译成“得到拯救”，这是根据下文的宗教内容来决定的。第11章的英文标题“Change of Life”，出于对语篇的考虑，被译成了“更年期”。在该章中，作者围绕女人的更年期（menopause）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展开了描述。所以，将这个标题依原文翻译成“改变生活”，不如译成“更年期”更贴切、更忠实，也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期待。标题是对整个章节内容的概括，此时，作者是根据章节的意义在语篇层面上进行翻译。这种做法在小说、电影翻译中亦很常见。

我们也看过一些出版社近几年出版的大部头译著，有的原本系文学名著，但译者略显青涩，语言能力还有待提高。《有色人民——回忆录》算不上大部头的译作，语言并不因艰涩而难译，但要做到如译者一样紧扣原文，谙熟当地的社会与文化，做到语言通顺、风格相近、可谈性强，也并非易事一桩。王家湘研究和翻译美国黑人文学几十年如一日，她的翻译作品获奖是对她最大的肯定，也是对文学翻译创造性的认同。

作者虽然是泪流满面地写出来的，但问题是文字里没有悲悯，更没有悲辛。这些作者所面对的困境，也许不是心灵的问题，而是对生活的诗人与对诗词技艺的娴熟掌握运用的问题。

当下古体诗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诗词技艺不过关，以为情感真挚了就可以写出千古名篇来，实乃大谬也。古体诗词的创作，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存在形式的创新问题，因为形式早就固定下来了。有人说，“古体诗词”的说法不准确，应该叫“新格律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形式固定了，对语言与词语的创新要求才更加严格。

蔡世平的《南园词》让我时时感佩他的出语不凡与用词之精妙。如“数点星声，几多萤语，晚蛙句句向南塘。”星星有发声的吗？流萤有言语的吗？夜里叫唤的青蛙会跳到南塘的荷叶上为其夜色词吗？然而，对有心心灵慧悟的诗人来说，只要情入胸臆，象人心灵，万物之间便都可以拟人而发声、发言，挥笔便妙文可得，进而成为有灵感、有情感，可以眉来眼去、呢喃喁喁的有情之物了。其中之大妙，就在这人与万物的参悟之中。